



丁玲全集

河北人民出版社

5



丁瑞全集



丁玲全集

主编 张炯
副主编 蒋祖林 王中忱

5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49年11月，丁玲在莫斯科。



1949年4月，丁玲出席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团部分女代表丁玲(右二)、李德全(左一)、戴爱莲(左二)、许广平(左三)、龚普生(右一)在布拉格合影。



1948年12月，丁玲当选为国际民主妇联理事会执行委员。图为中国妇女代表团部分代表于匈牙利布达佩斯。



1949年11月，
丁玲率团参加苏联
十月革命节庆典。
右图为部分代表团
成员在莫斯科。



1949年11月，丁玲以执
行委员身份出席在莫斯科
举行的国际民主妇联第二
届第二次理事会，当选为
会议主席团成员。



1949年11月，丁玲与苏联妇联领导人及工作人员在莫斯科。

1949年11月，丁玲与几位著名世界妇女社会活动在莫斯科。



1949年11月，丁玲在莫斯科访问高尔基文学院。

1951年9月，丁玲与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左五），智利著名作家聂鲁达（左三）在上海鲁迅纪念馆合影。



目 录

素描	(1)
仍然是烦恼着	(5)
五月	(8)
八月生活	
——报告文学试写	(13)
不算情书	(20)
广暴纪念在定边	(27)
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	(30)
彭德怀速写	(34)
到前线去	(36)
南下军中之一页日记	(39)
警卫团生活一斑	(42)
西北战地服务团成立之前	(46)
第一次大会	(49)
政治上的准备	(52)
工作的准备	(54)
我们的生活纪律	(57)
河西途中	(59)

临汾	(65)
冀村之夜	(70)
孩子们	(76)
一次欢送会	(80)
忆天山	(85)
关于自卫队感言	(88)
马辉	(90)
杨伍城	
——我的第二个“小鬼”	(94)
西安杂谈	(99)
本团抵陕后的公演	(104)
写在第三次公演前面	(106)
“民先”与“文研”	(109)
“民先”在战地服务团	
——简记授奖大会	(111)
战地服务团再度出发前应有之注意	(113)
秋收的一天	(116)
我怎样来陕北的	(125)
开会之于鲁迅	(132)
风雨中忆萧红	(134)
十八个	(139)
二十把板斧	
——这事情发生在冀中河间县	(144)
田保霖	
——靖边县新城五乡民办合作社主任	(150)

三日杂记	(158)
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	(172)
记砖窑湾骡马大会	(219)
民间艺人李卜	(227)
袁广发	
——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英雄	(234)
介绍一个俘虏学习队	(242)
阎日合流种种	(245)
躲飞机	(252)
吊“四八”殉难诸同志	(255)
我们永远在一起	(257)
我怎样飞向了自由的天地	(262)
纪念瞿秋白同志被难十一周年	(266)
永远活在我心中的人们	
——关于陈满的记载	(270)
噩耗传来	(276)
寄给在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	(279)
寄朝鲜人民军	(285)
战士史沫特莱生平	(289)
记游桃花坪	(297)
世界民主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开幕	(310)
十万火炬	(317)
通过《保卫和平宣言》	
——在世界民主妇女联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	(321)
基斯维萨拉	(324)

伊丽莎白	(335)
苏联人	(340)
法捷耶夫告诉了我些什么	(347)
西蒙诺夫给我的印象	(358)
《旗帜》杂志编辑部给我的鼓励	(365)
苏联美术印象记	(378)
塔娜莎娃的《安娜·卡列尼娜》	(385)
乌兰诺娃的《青铜骑士》	(391)
记东方语言学校	(398)
儿童的天堂	
——保育院	(401)
苏联的三个女英雄	(409)
列宁格勒和保卫列宁格勒博物馆	(416)
莫斯科——我心中的诗	(423)
保卫和平，争取和平！	
——旅捷散记	(426)
春日纪事	
——我们是兄弟	(440)
重庆——曾家岩	
——重庆通信	(446)

素描

小 引

我翻着三年前的《素描》，不禁追怀往日生活的恬适，和一种已逝的细致的心情。它真是一幅画像似地投射出我们年轻时的影。它不受时间所给予的残酷的表示和思想的蹂躏。我们是老了，丑了，粗野了，而它却依然显出一个一二十岁的人的脸，向什么东西都投过去亲昵的微笑。对于它，我不敢说一定含有一种嫉妒的愤怒，然而像普通人一样对于过去的追慕和感叹，却是很明显的。现在愿意把它再清理一次，也只是觉得住在这烦嚣的上海，又终日闷闭在三层楼顶，拿来作为最高的，其实是惟一的享乐，不见得不好，所以就一边挥着汗一边便把这《素描》看完了。

是的，在我自己看来，并没有觉得太无意识。然而这色调，就是那文字，从现在看来，是太不够用，太缺乏幽默，远写不出那时的一颗柔腻的心。但，却希望有人因这朴素的《素描》，憧憬起每个人都有的一生中最可怀忆的一段生活来。否则，只能怪我们的表现是太乏力了。

在《素描》的几十篇短文中，有一半是频君的，现在也由

我重理一下，在这里发表，想频君不至于不同意吧。

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日记

月影是如此的朦胧

吃过夜饭不多久，我们又照例坐在院坝里了。菡姊不住的尽同着姆妈谈讲在师范时候的事。借依稀的天光，仿佛觉得姆妈也正显着一个颇高兴的脸。从有素馨花的花台边走过来的频，发出惊诧的声音：

“喂，又开了三朵呢。”

“怪不得我闻到一阵阵的香，没想到这小小花儿如此的香呢！”姆妈是更快乐了，用鼻尖吸着气，好像充满空气中的尽是素馨之气味。

我于是笑了，我笑姆妈。我凭所有的器官，都不能辨别出这院坝里放得有素馨花，因为花台隔我们坐的地方，远到二十步以外了。我说：

“恐怕是潮润的草香吧。”在这个大院坝里，高高低低不知有多少不知名的小草。

姆妈又嗅了一嗅，还说一定是素馨，并且站起身去数那心爱的花儿去了。

频悄悄向我说：“我就没数，晚上，谁看得清，你瞧姆妈去数吧。”于是他也哧哧地笑了起来。

月影是如此的朦胧（二）

风微微吹着，却永远吹不开那鱼鳞似的薄云。那半弯新

月，像捉迷藏似的一时躲在云层里面，一时又披着薄纱在对人微笑，频看着那衬在灰色天空中的城墙垛，像是用浓墨涂上去的一抹图案的线条。他提议上城去玩，但他刚说完便低声地向我耳边叹着气：

“唉，只怕姆妈又不准呢。”

菡姊却异常高兴地附和着。

大约姆妈也为了这朦胧的月夜，感到不能因为社会的习惯来委屈我们，笑了一声，觉得上城去玩，最合我的心愿一样，向我说：“去，去玩一会儿吧，只是不要走得太远了，记得早一点儿回来。”

我于是跳起来，抓着菡姊的手，在朦胧的月光下，我觉得从没有表情的频的脸上，看出一种另外的光来。但刚一走到门边，回转头时，看见姆妈孤寂寂的一人坐在如许大的院子里，那白发回映着微薄的月光，放出一片淡淡的银光来，我感着抱歉似的硬要姆妈也去，而姆妈却严辞谢绝了。菡姊又嘲讽我，说毛毛这样大了，随便到什么地方去玩，总要拉姆妈陪着，真是可羞，我只好默默地随着菡姊向后门走去。

一走出院子，从厅屋里穿到侧院去时，菡姊就大大地叹了一口气：“真是奇事，今晚怎么姆妈会这样大方起来！”

我听到频的皮鞋响声已跳到好远的后门边了。

月影是如此的朦胧（三）

我们三人并排坐在城垛上，回望我们的院子，看不清有没有姆妈还坐在那儿。然而我想，如若姆妈还在那里的话，她一定可以看见毛毛的影子正夹在菡姊和频之间的。我把脚挂在四丈高的向外边那方，划着划着，眼望那乡村的极远处，天与地

的接壤处，迷迷蒙蒙像一抹浓雾懒懒地浮在那里，鱼鳞般的云，一堆一堆的散布在天空，从云边隙处，隐隐约约闪烁着几颗疏星。我望着朦胧的月亮，我以为我是睡在太空之中在银河洗脚呢。

频始终露着他唇边的一丝笑意，静默着。我觉得他眼中一定看到比我看到的更美的境界了。

茵姊只伊伊呀呀低声唱着她学校里的校歌。

忽然，一个“啞……吵……”的声音从城河传来，我们都把眼光投过去，慢慢的，在映着月光的水上，现出接着又隐去了一只小小的渔舟。

等到云越聚越密，把整个月亮全掩住了，不知到什么时候了，只觉得肩膀上湿润润的。三人摸索着试探着艰难地走下城来，频开始担着忧，怕转家时要听几句慈爱的责备。

到家后，姆妈还坐在黑暗的院子里，正在同杨嫫讲着乡间夏夜的轶事，素馨花和别的花都移在厅上了，姆妈说怕今夜会下雨呢。

仍然是烦恼着

看了这题目的读者们，请为我放心，我是找不到一些动人的牢骚来为这题目加解释的。说不要这样写也成，因为我的原意只图骗过自己，减少一点责难。要说清这原意，却不能不稍费一点笔墨呢。

说“烦恼”就是很使我厌着的一种话头，我其实是很不幸的，我不能写一些漂亮话，向人解释自己是一个很倒霉，很可同情的人。从前还学忍耐，把自己得来的一些刺激，一些伤心不平，放在自己心上生自己的气，然而现在，我把这一切都看得平淡了。我不会为那些善意的笑而感激，因为那隐藏在笑里面的一些东西，我已很熟悉了，连一笑也不能从我这里博去。对社会，我已没有梦想，就是说我不会再生烦恼。自己既不能把自己放逐到原始的野人中，又不能把自己锻炼成一架机器，自然地在这时代的轴中转着。但我天生的惰性，很会延搁，不让有时间来触着这不能解决的矛盾。

话是似乎夸大得把自己说得比一个出家人还无憎无恨了。然而真的，人却仍然是烦恼着。不知为什么，一些些毫不关己的事，却无理由地会引咎到自己身上，为了这，自己总是不安。譬如朋友的弟弟来了，明知道他来的目的，但自己的钱袋正空着，只好留心又留心，莫把话头引到上电影院去。看到他茫然地走后，又懊悔起来，应该把他留下，或者去向房东的娘

姨想法先借一点，于是跑下楼去追，但连孩子的后影也不见了。心里就从此难过，又想不出补救的方法；因为想不出补救的方法，难过就延长了。有时见到别人生气，又摸不着头脑，心里也不安起来，以为是自己给人不快活了。那抱歉的心，比自己真的给人恼了更甚的。觉得只要别人快点好，不要生气，就把臂膀露出来，给人打几拳都好点。然而别人又不肯这样，所以以后不拘什么时间，自己还是以为曾触忤了人而负咎。这种只令人觉得迂腐可笑的一些自找的烦恼，明知别人在笑，自己仍不知所以，一遇到有这烦恼的机会，就仍然被窘迫的烦恼着。

近来这烦恼一天多似一天地压了下来，弄得自己更不知怎样才好。听说书快出版了，就向许多未来的读者们抱着歉意，又觉得对那些真真勉励我写文章的人不起，怕他们因为我把自己都信不过的一些东西汇集起来刊印而灰心。又担心书铺在我这本书上赔了钱……甚至看到别人扯谎，自己也难过，好像自己骗了人一样感到羞惭。因为如此，连时间，连思想，似乎都不为自己所有，被一些无谓的烦恼缠住了。而四处的责难更麇集拢来，朋友来信说忘记了他；家里又疑心我病了。答应了别人的稿子，不能偿还，听说预告登了出来，就连报也不敢看。别人是真不知道我的焦急和负咎的。书桌边，枕头边常常发现“第五次了，我告你，今天等你交了卷才发稿”的纸条，甚至“你对我都如此，真使我灰心”的纸条也见过。我只好说，若是有人知道我的苦衷，他是宁肯拿了皮鞭来打我而不向我那样说的。

今天呢，今天的情形更不同了。我一起身，频就把房子扫过，又抹过。调好了咖啡、牛奶，排在我面前。整本的稿纸开着，在另一页上写着：“这是我的希望，你知道的。”而且频